

人物

在边关铺展“大义参天”

——访嘉峪关关帝庙壁画画师之一、永济市非遗泥皮壁画第四代传承人薛涛

□记者 张建群 薛丽娟 杨颖琦

在甘肃省嘉峪关市境内，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关帝庙。据史料记载，该庙始建于明中期，原称武安王庙，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由嘉峪关守备余动重修；清乾隆年间进行庙宇维护；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夏，嘉峪关游击熊敏谦又兴工重修，至次年秋竣工。庙址原在嘉峪关内城，明末清初迁至东瓮城之东。

庙宇坐北朝南，总面积720平方米，主要建筑有大殿一座、陪殿两座，另有刀房、过厅、马房和牌楼。门口牌楼精雕细刻，红漆明柱挺立两旁，顶盖绿琉璃瓦，上悬“威宣中外”匾额。庙门正对戏台，中间的广场是举行军事活动和民俗庆典的中心。

庙内有历代名人匾额30余块，壁画绚丽，塑像雄伟，除关羽塑像外，还有周仓、关兴和赤兔马雕塑。

1998年，嘉峪关关城文物管理所自筹资金70万元对关帝庙进行了重新修复，对牌楼进行了彩绘，使其恢复了明清时期的风采。

嘉峪关是军事边关，人们以武圣关帝为崇拜偶像，祈求庇佑一方百姓安居乐业，关帝庙也成为当地重要的精神寄托和文化象征。这座关帝庙内的530多平方米的精美壁画画师团队就是从运城过去的。

2026年元旦，记者采访了当时的主创画师之一、永济市非遗泥皮壁画第四代传承人薛涛女士，听她讲述了为嘉峪关关帝庙绘制壁画的往事。

28年前的艺术缘起

1998年，甘肃省嘉峪关关城文物管理所修复关帝庙时，与原运城地区（今运城市）文物局联系，希望在对当地关帝庙修复中给予文化支持。当时，运城壁画画师刘剑钊与薛涛夫妇正在解州关帝庙对面开办艺河美术学校。关帝庙有关负责人找到他们，谈了帮助嘉峪关关帝庙绘制庙内壁画事宜。谈好合作后，两个人带上画师团队，于当年4月从运城动身，前往嘉峪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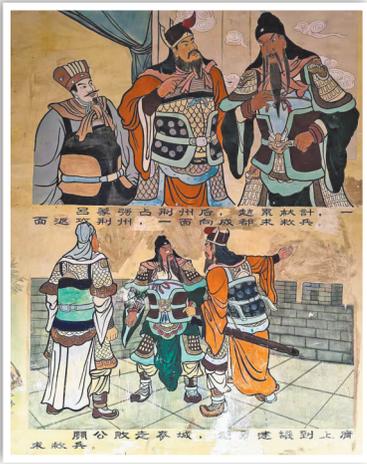
从运城去的画师团队，经过为期半年多的设计、绘制，又经过当地相关部门的三次验收，顺利完成了对嘉峪关关帝庙内壁画的绘制。如今，壁画已成为该关帝庙内一幅壮美的风景，为长城边的关帝庙增添了别样的风采。

薛涛的爱人刘剑钊是永济市开张镇人。他是原运城高专（今运城学院）第一届美术系的学生，师从著名画家刘学生。多年间，他潜心习画，尤其对芮城永乐宫内的壁画多次临摹研究，颇有心得。他与妻子薛涛办有艺河美术学校，帮助参加高考的学生完成艺考。

薛涛本人毕业于山西省艺术学校（今山西艺术职业学院）。她幼年喜欢画画，后来师从山西大学著名画家史秉有先生，主攻国画花鸟，后又研习水彩，融会多门，自成一派。数年间，运城考古部门发现墓葬壁画时，常请他们二人前去临摹拓绘。她与爱人刘剑钊在多年的工作中，对于壁画绘制很有心得。

两个人接到任务后，放下了运城艺河美术学校的工作，带领团队第一时间赶往嘉峪关。

那时候，从运城去嘉峪关，需先乘坐火车到西安，然后再转乘去往甘肃的列车，长达18个小时的车程。沿路车窗外的景色，从晋南的富庶苍翠，到大西北的辽



薛涛团队所绘嘉峪关关帝庙壁画局部



阔苍茫，一路上的风景让两人深受震撼。

原生态的艰苦创作

作为长城重要关隘的嘉峪关，自古以来便是朝廷驻兵防御的重要关口。有着“战神”美誉的关公，既能带给将士们精神上的鼓舞，也能给大家以心灵上的慰藉，是他们为国以忠、待人以义的做人楷模。

薛涛一行到达嘉峪关关帝庙后，根据庙内建筑布局和塑像安排，很快对全部壁画进行了规划设计。

所有的墙壁均要设计相应的壁画，共计530多平方米，规模庞大。而当时由于环境限制，庙内没有通电，创作条件比较艰苦。

壁画用的颜料，为了保证效果和保存时间尽可能长，均使用的是矿物颜料，绿松石、朱砂、雄黄、雌黄等天然原料里提炼的颜料，既环保又鲜艳。当时，他们选用中央美院附中矿物颜料厂出品的颜料，保证达到最好的艺术效果。

嘉峪关关帝庙内建筑宏阔，除了正殿外，还有两个配殿和过厅，另有刀房、马房。夫妻俩所要完成的是《关羽圣迹图》，要用壁画形式，介绍关公在故里运城的出生、出走，直到遇见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共扶汉室。还有后来又与曹操、孙权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交集、战斗。对过厅，二人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设计图样，开始了绘画。

绘画的过程非常复杂，先要定稿，在相关殿宇墙壁上用铅笔或粉笔画出图案，然后勾上墨线，再涂底色，坚持复古风格，有历史沧桑感。在大底色的基础上，再进行分版块涂，比如衣服色彩、马的色彩等。根据情节需要，对颜色进行调

整，有的进行加强，有的进行淡化。一共8个人的团队，完成所有墙壁的基础壁画内容，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后来进行完善美化，两口子又待了三个半月。

半年多的边关守望

出发时，仲春天气；初步完工时，已是8月盛夏。干燥的嘉峪关，辽阔广大，戈壁滩的沙石和风，给画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薛涛记得，他们看到路两边的绿植，能浇到水的一面是绿色的，而浇不到水的一面则是干枯的。自然界的景象也折射出当地人们生活的不易。

在嘉峪关，文管所负责安排画师们的住宿和饮食。每天，所里供应的多是小黑馒头和拉条子。先不说味道，一个特点就是硬。无奈，薛涛改吃方便面。半年多的时间，吃伤了她的胃口，此后多年，她都不愿再碰方便面。

为了方便画画，夫妻俩住在关帝庙近旁的文昌阁内。有一天晚上，两个人在关帝庙内大殿中，就着油灯看资料，外面忽然起了大风。风吹着庙门发出刺耳的撞击声，在夜晚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薛涛站起身来，高声对爱人说“走”，两个人迅速跑回了文昌阁。第二天，薛涛对护庙的一位老人讲起晚上的事情。老人笑着对薛涛说：“你们手中的画笔，笔头那一点表达性灵的软毛，就是法宝。画心纯正，法器有灵，不管什么怪风魔雨，都不会惹你们的。”

在墙壁上作画的过程漫长而艰苦，画画中，汗水常常顺着头发、脖子和脊背一点点向下流，浸湿了衣衫。一次，薛涛正在画画，一位来旅游的外国游客用英语问她是否愿意合照？薛涛爽快地说：“OK！”

有时候，薛涛和刘剑钊在大殿内画画，有游客进殿参观。他们的活动没有受到画师画画的影响，游客的关注和对关公的虔诚也给了他们一种无形的力量和支撑。

画师团队完成基本绘画任务后，大部分返回运城，薛涛和爱人留下来，对所有壁画的细部进行美化和调整。

色泽、表情、眼神……如果说大幅壁画需要泼墨挥洒，那么细部便需要精雕细刻。为了完成最后的美化，两口子在团队其他成员离开后，又在嘉峪关待了三个多月。4月份来，10月份通过了第三次验收，屈指算来，两人离开运城已有半年多。那年，他们的大女儿才两岁。

难以忘怀的神奇细节

530多平方米的壁画，不仅体量是两个人绘制过的最大的，内容也是最完整和丰富的。嘉峪关关帝庙内除了供奉关公的主殿外，还供奉有关公的三世祖：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两个人在供奉先祖的殿宇内完成了对关公历代先祖的绘制，这是别的关帝庙宇没有的。光昭公（王）、裕昌公（王）、成忠公（王），分别是关公各位先祖的封号，都在壁画上有所体现。

嘉峪关关帝庙中，还有马房、刀房。两个人对赤兔马和青龙偃月刀的故事进行了认真研究，用壁画形式进行了重现。薛涛记得，民间传说，青龙偃月刀在人间缺水时，可以就地划土，土下便会有清泉涌出。宝刀的神奇在他们的壁画中得到了记录。

赤兔马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它在关公离世后，不吃不喝，几天后也黯然离世，体现了马的忠诚与对关公的崇敬。

在嘉峪关关帝庙的创作过程中，因为时间紧、任务重，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去嘉峪关市内游转，只在庙内光线暗下来、无法进行创作时，走出庙宇，在附近的长城上走一走，摸一摸那厚厚的城砖，从当年将士射箭的箭窗向外眺望，感受边关的沧桑和辽阔。

战争已远去，长城犹在；将士已远去，关帝庙犹在。画师回到了故乡，但是他们的画与庙宇同在。这些烽烟、长城、关隘，一次次告诉薛涛，他们的创作是神圣的，来不得半点马虎。因而，他们每天画画前也有庄严的仪式。

每天清晨7时，他们一行人准时赶到工作地。别的画师开始工作，她和爱人则要先去正殿，向关公祈愿，祈愿关公给他们以灵感和指点，让当天的绘画尽量完美。60多幅《关羽圣迹图》在墙壁上分三层分布，上部分是图案，图案下是用毛笔书写的故事介绍。这些介绍不仅要有严格的史料出处，还要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后来，薛涛和爱人还完成了忻州市宁化古城关帝庙的壁画，她自己在去年又完成了临汾市尧都关帝庙的壁画绘画。在绘画的过程中，她的感觉越来越好，创作水平渐入佳境。

“艺术画的是人，也画的是心，一颗敬畏、善良、纯净的心。”这是薛涛的体悟。

他们在画着，人们在看着……关公的大义参天、忠义仁勇，人类的灿烂文明，悄然赓续、铺陈……